

白领 黑枪



刘广雄 著

群众出版社

白领 黑枪

刘广雄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领黑枪/刘广雄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2 年. 1

ISBN 7-5014-2634-1

I. 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696 号

白领黑枪

著 者: 刘广雄

责任编辑: 张 晔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43 千字

印 张: 15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14-2634-1/I·1085

印 数: 10001-15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BAILINGHEIQIANG

内容提要

“循规蹈矩”的电信局工作人员蓝亚舟利用工作之便，实施高科技犯罪；蓝亚舟好友、报社记者周子立同公司老板联手，以吴城贪官及其家属为目标，进行暴力犯罪。

杀人、抢劫、盗枪，吴城案件不断，此起彼伏，矛头直指吴城“蛀虫”。市内高层领导腐败问题牵动万人心。

纪委派人，公检法齐动手，一场反腐反恐战斗悄然打起。



ISBN 7-5014-2634-1



9 787501 426348 >

ISBN 7-5014-2634-1 / I · 1085 定价：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8)
第四章	(61)
第五章	(84)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60)
第九章	(183)
第十章	(209)
第十一章	(229)
第十二章	(249)
第十三章	(265)
第十四章	(290)
第十五章	(316)
第十六章	(342)
第十七章	(367)
第十八章	(395)
第十九章	(421)
第二十章	(449)



第一章

1

蓝亚舟是个讲究规范和整洁的人,像一本著名的童话书中所说的那样:“凡是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们睡着以后,搜捡他们的心思,使白天弄乱了的东西各就各位,为明天早晨把一切料理停当……明天一早,当你醒来时,临睡时揣着的那些顽皮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压在你心思的底层。而在上面,平平整整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等着你去穿戴打扮起来。”

蓝亚舟站在他七楼的居所窗前,点燃一支香烟,凝神看着跳荡的打火机火苗。他伸出舌头舔湿右手的食指,把指头伸出窗外,这样他立即判断出风向西南,风力一至二级。

晃动的火苗明确无误地告诉蓝亚舟他的心情烦乱无比,像个玩皮的孩子用鼠标在电脑屏幕上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含义不明的线条,这使他不能像个好妈妈那样整理自己的心思,把一切弄乱了的东西各就各位。

星空无边……七楼的高度给蓝亚舟带来广阔的视野。在办公室从不吸烟的蓝亚舟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极力让自己的目光投入无边的星空最远的地方。“内心的道德律和头顶的星空……”蓝亚舟的心头无端地浮现康德老人的名言,嘴角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星空也无法让他平静地整理自己的心思。蓝亚舟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把烟头掐灭在工作台上的烟灰碟子里。余烟缭绕,蓝亚舟的目光缓缓掠过他的居室。七楼,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装修时蓝亚舟让人砸掉了分隔卧室和阳台的墙,整改后的原卧室成了他宽大的工作间。原来的客厅作为卧室使用,走进门,一眼就能看见的是一张简陋的单人床,被子似乎从来就没有叠过,像一首迈克尔·杰克逊的摇滚扭曲在皱巴巴的床单上,床头的柜子上散乱地堆积着书本、衣物、随身听、各种流行歌曲磁带……看上去,这完全像是一个混乱的单身宿舍。穿过卧室通向工作间的门永远是紧闭的,从客厅看去,那扇门上挂着一张巨幅广告画,画面上的麦当娜充满挑逗地撅着她圆鼓鼓的屁股。这种布局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那里从来就没有一道门,门框只是麦当娜巨大的画框。

事实上每天从程控机房回到他的寓所,蓝亚舟总是轻蔑地穿过他的卧室,推开麦当娜,一头扎进他的工作间。他甚至从不睡在那张混乱肮脏的单人床上,他的工作间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皮沙发,如果需要睡觉的话,他就睡在那张皮沙发上。

蓝亚舟的工作间优雅而整洁,皮沙发的前方是一个玻璃茶几,书籍和重要的物品都隐匿在皮沙发上方,深入墙体之中的宽大壁柜里。最重要的物品放在书籍后面的夹层中。正对皮沙发的是蓝亚舟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摆着一台个人电脑和一盒五颜六色的彩笔。工作台左边的墙面上挂着一块白色的记事板,记事板上用图钉钉着一些画着各种字符的纸片。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副真皮拳击手套和一根特大号臂力杠,下方顺墙根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对十二公斤的哑铃,一根重约五十公斤的杠铃和两只皮面方凳。



蓝亚舟抬腕看表，二十一点二十四分，蓝亚舟从来都使用二十四小时制。他腕上的表看上去朴实无华，像一块顶多值一百块钱的圆形石英表。这块表真正的优点必须在黑暗中才能显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表盘会变得亮如猫眼，为了遮蔽这耀眼的光芒，生产者不得不为表盘附加了一个盖子。

二十一点二十四分，还剩六分钟。蓝亚舟点了点头。

二十一点三十分，蓝亚舟每天的例行健身活动开始了。他先做了一阵子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压了压腿，然后开始做哑铃运动。哑铃运动结束后，他在两个排成一条直线的皮面方凳上仰躺下来，开始举杠铃。在运动开始之前，他没有忘记拉上他的窗帘，尽管他处在最高的七楼，不可能有人看见他在屋子里干什么，蓝亚舟却一直保持着这种任何时候拉上窗帘的习惯。

导致成功的往往不是灵感和预测，而是长期养成的某种习惯。蓝亚舟把这句话写在他个人电脑的桌面上，他是用英文写的。壁纸是一片深蓝，隐匿着一片森林，如果凝神细看，就会感到那片深蓝正在悄悄地动荡着，纠缠着，无数微妙而柔软的图景若隐若现……然而当你眨一眨眼，却发现屏幕上除了那一行花体英文字，剩下的只是一片蓝得发黑的背景。蓝亚舟笑了一下，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使用了一个小小的三维图像生成模式。

最后他戴上了拳击手套，对着假想中的敌人打出了一组又一组漂亮的组合拳。当他感到自己全身上下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汗雾时，他停止了运动，把所有器械放回原处之后，蓝亚舟再次抬腕看表，二十二时三十分，他对自己准确的时间直觉感到十分满意。

蓝亚舟点上了这个晚上的第二支香烟，他感到心情略微平静了一些。十分钟后，蓝亚舟第二次把烟头小心翼翼地掐灭在烟灰碟子里，拉开工作间的门，穿过他的卧室，走进了卫生间。



蓝亚舟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冲了个凉水澡。一年四季,除了“干活”的时候,每天晚上蓝亚舟像时钟本身一样保持着这种固有的频率。

二十三点整,蓝亚舟像往常一样坐到了他的个人电脑前。蓝亚舟的个人电脑总是保持着最先进的软、硬件配置。这一切能够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蓝亚舟是当地电信局程控中心实际上的技术负责人。蓝亚舟戴上一对硕大的高保真耳机,键入一串密码,密码被认可之后,高保真耳机里立即传出一首叫做“念故乡”的英伦民歌改编的抒情曲。按照日程安排,蓝亚舟通过互动式光盘软件学习了四十五分钟的英语,听了十五分钟音乐。这次他为自己安排的音乐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第四乐章》,在雄浑的旋律中,电脑告诉他新的一天来临了。

凌晨零点,蓝亚舟在键盘上键入另一组密码,打开了一个很不显眼的个人文件。蓝亚舟取下高保真耳机,轻轻搁在工作台上。他的身子微微后仰,靠在工作转椅上,他知道高保真耳机里正传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盛大旋律。蓝亚舟在决定建立这个秘密文档时毫不迟疑地选定了《欢乐颂》作为主题音乐,那宏大而纯净、辉煌而单纯的音乐中所包含的神的欢愉和谴责使他怦然心动,热血迸涌而满心好奇,就像是……设计或破译一个妙趣横生的电脑游戏!

蓝亚舟为这个秘密文档设置的是反破译密码,也就是说,只要输入错误的密码或试图用程序方式破译密码,文档立即自动删除……

文档确证输入密码无误之后,弹出主菜单界面——一片深蓝的背景宛如一片大海,隐隐可见远处一方阳光灿烂、绿树飘摇的孤岛,一只美丽的海鸥由一个小小的白点逐渐扩散成一双美丽的翅膀,海鸥在高保真耳机里用唱歌一样美丽的声音对蓝亚



舟喃喃低语：

“欢迎你归来，执法者！”

2

蓝亚舟点上这个夜晚的第三支香烟，也就是最后一支香烟时，已经能够像一个好妈妈一样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心思了。他的回忆从五月七日十五点十二分开始。那是蓝亚舟接到了周子立传呼的时间。

周子立是《吴城日报》政法部的首席记者，蓝亚舟念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越是童年时代的伙伴，建立起来的友谊越是牢不可破，就像那些美丽的童话，小孩子当成故事，大人当成做人的真理。

蓝亚舟从“摩托罗拉精英王”中文寻呼机上读出周子立的名字时，心里情不自禁地“咯噔”了一下，他的记事板上张贴着：“五月八日，找周子立”字样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是用红色彩笔写的。那意味着这一安排与已经撕去的另一张用红色彩笔写的纸条有关。那张纸条上写着：“五月四日，青年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是安徒生的一个著名童话，故事里可怜的小克劳斯惟一的一匹马被大克劳斯打死了，流浪者小克劳斯带着他的死马皮，迷了路，只能借宿在一户农家的屋顶上，透过百叶窗的上部，他可以看见农夫的妻子正在宴请牧师。这时，最讨厌牧师的农夫回来了，他的妻子慌忙把牧师藏进一只柜子，把酒、鱼和烤肉藏到了炉子里。热情的农夫邀请小克劳斯与他共进晚餐，小克劳斯谎称自己的死马皮是一位魔法师，从炉子里变出了酒、鱼和烤肉……



五月五日凌晨,蓝亚舟在《欢乐颂》盛大的旋律里从容不迫地从记事板上撕下写着“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红色字样的纸条。他慢慢把纸条塞进一台美国进口的小型碎纸机,锋利的刀刃飞速旋转,一片雪粒儿似的纸屑飘落到收集盒里。蓝亚舟发现自己将五月四日的“活儿”命名为《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这个主题时,没有考虑到这个童话本身就暗示了某种出乎意料的变化,当一身冷汗在风中渐渐冷却下来时,他想起了安徒生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说道:吃饱喝足的小克劳斯用死马皮从柜子里变出了牧师……这与整个行动的实际经过竟然有些不谋而合。

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单独与周子立聚一聚。经过思考,蓝亚舟把时间安排在五月八日,并用红色彩笔把这一安排贴到了记事板上。

五月七日十五时二十分突然出现了周子立的传呼,无疑打乱了蓝亚舟的安排。蓝亚舟是个很不喜欢修改计划的人。

蓝亚舟操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流畅地拨出了周子立的电话。铃响两声后,他立刻听到了周子立热切的声音:“亚舟吗?”

蓝亚舟散散淡淡地嗯了一声。周子立打传呼找他是请他喝酒。准确地说,是周子立叫蓝亚舟去陪他喝酒。朋友和同事普遍认为周子立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就像人们通常把蓝亚舟当成一个工作狂书呆子一样。周子立亲口对蓝亚舟说过:酒是他的命根子。周子立对蓝亚舟说这话的时候,蓝亚舟、周子立和许新生正坐在周子立宽大的客厅里欣赏美国超牌家庭影院系统播放的一部奥斯卡金奖影片。片名叫《豪情盖天》,一部老牌美国西部片,说的是一个退出江湖的大盗为生计所迫,在正义和金钱的驱使下重现江湖,杀了一大堆警察的故事。影片中有个细节,大盗退出江湖的同时戒了酒,戒了酒的大盗连枪击酒瓶都办不到,最后酒帮助大盗恢复了敏锐和直觉,枪响处,连杀五人,眼都



不眨一下……周子立一边呷着白酒，一边大发感慨。他说他就像那个老“英雄”，只有喝了酒，思绪才能平静下来，进入写作状态。

“喝酒就像摄影，摄影是一种‘减’的艺术不是吗？你必须把妨碍你表现主题的东西‘减’去，这就有了美，有了趣味中心。酒把与写作无关的那些旁枝细节浮想联翩‘减’去了，于是你的思维开始往某个点集中，进入状态……”许新生皱着眉头说：“别废话，看电影。”身高一米八一，体重七十六公斤的许新生和蓝亚舟、周子立中学时代并称“三剑客”。那时，他正抱着一瓶啤酒，不时喝上一口……

蓝亚舟的思绪回到正在接听的电话上，他皱着眉头，但他的声音显得不动声色：“你约新生了吗？”他问。

周子立在电话那端毫不迟疑地说：“呼不出来，恐怕又踢球去了吧，CALL机没带在身上。”

蓝亚舟的眉尖轻轻地跳了一下。他平静地说：“子立，要不明天吧？今天我恐怕得加一会儿班，新来了两台设备，头儿叫我抓紧时间把说明书翻出来。”

周子立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明天，明天我跟公安局领导一块到基层检查工作。”电话是从周子立办公室打出来的，他的身边显然有同事，看起来他不像是在说假话。蓝亚舟的眉头又轻轻地跳了一下。

周子立似乎急着单独与自己见面，蓝亚舟多年来养成的分析习惯这样告诉他。当他在电话上与周子立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放下电话之后，他隐约有种不安的感觉，他没有深入思考这是为什么。蓝亚舟打开一本英文资料，拿起一支铅笔，面对英文资料开始考虑在即将发生的对话中，如何将周子立漫无边际的瞎侃不动声色地引向自己想要知道的主题。



他没有忘记给许新生打了个传呼。大约三分钟后,许新生的电话打了过来,问他有什么事。

蓝亚舟在电话里问他:“是不是呼机没电池了,我呼了你两次,怎么不回我的电话?”许新生在电话那头大惑不解:“没有啊,今天我根本就没收到任何传呼啊!”蓝亚舟不作任何解释,扯了两句闲话,最后对许新生说:“我的脚有些痒了,什么时候你们踢球,别忘了呼我一声。就这事。”

许新生呵呵地笑了起来:“好吧,我跟哥几个说一声,好歹替你争取一次上场的机会吧!板凳中卫。”

蓝亚舟的眉头又一次轻轻地跳了一下。周子立急于单独见到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周子立的身上隐藏着一些蓝亚舟无法看破的秘密,就像自己的身上同样隐匿着周子立无法知晓的秘密一样。如果自己的猜测是真的……蓝亚舟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手中的铅笔在某个英文单词上划了个圈,仿佛他正确地理解了那个单词的技术含义。

3

五月七日十七时三十分,蓝亚舟准时出现在“雨浓”酒家对面的梧桐树下。夕阳剪下高楼的阴影,平坦地投射到街面上,潮水般涌动着,逐渐淹没了车流、人群和梧桐树。

蓝亚舟走进“雨浓”酒家对面的一家超级市场。那家超级市场有着宽大的玻璃墙,墙面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可乐、麦片、酸枣汁一类的广告宣传画。蓝亚舟穿行在货架之中,不时抬起头来透过广告宣传画打量一下街面。他注意到“雨浓”酒家两侧的人行道上新装了一排绿色的木质长椅,木质长椅上用白色油漆写着“武警总队便民服务”的字样。几个敞怀的年轻人坐在长椅



上,挥舞着香烟和啤酒瓶高谈阔论,他们的脚下散乱地堆积着一些喝空了的酒瓶。隔着玻璃和一街的人流车流,听不见他们在谈些什么。

十七时五十三分,蓝亚舟看见周子立的银灰色“夏利”轿车由南向北缓缓驶向“雨浓”,像一个懒洋洋的公子哥儿般慢吞吞地在“雨浓”门口停了下来。紧接着蓝亚舟就看见了周子立,他拉开车门走了出来,摘下墨镜,似乎很随意地环顾四周。蓝亚舟注意到周子立的目光触及到那几个喝啤酒聊大天的年轻人时,微微停顿了一下。

十七时五十八分,有人站在超市门口挥手拦截出租车。一辆红色“桑塔纳”停在超市门口,一个长相富态的老妇人拎着一只大纸袋上了出租车。出租车开走之后,蓝亚舟出现了,看起来,他仿佛是从刚刚离去的那辆出租车上走出来的。

蓝亚舟走进“雨浓”,一眼就看见周子立坐在靠窗的七号桌边,周子立看见蓝亚舟走了进来,举起右手,靠近额头,行了个美国式军礼。蓝亚舟淡淡地笑了笑,迎着周子立走过去,斜对着周子立坐了下来。周子立右手捻了个响指,一个侍应小姐应声走了过来。周子立不看菜单,报出了“辣螃蟹”、“清蒸牛蛙”、“软炸排骨”、“臭豆腐”等几个家常菜,他要了一瓶“剑南春”,给蓝亚舟要了一瓶矿泉水。

蓝亚舟从来不喝酒。他的理由是喝酒对眼睛有害,成天看电脑屏幕对眼睛也有害,电脑屏幕不得不看,酒却可以不喝。周子立知道蓝亚舟的脾气,从来不逼他喝酒。

周子立是“三剑客”中最有钱的主儿,蓝亚舟钱最少,这从他们三个人的交通工具就可以看出来。蓝亚舟通常骑一辆“捷安特”山地自行车,许新生玩一辆台湾原产“豪华野狼”摩托车,周子立七个月前购进了这辆银灰色的“夏利”。



周子立点完菜，一脸感慨地说：“亚舟，这城市也就新生我们三个还能叫朋友了，和你们一起喝酒，心里踏实。”

蓝亚舟笑了笑，问：“自己开车来的？”

周子立点了点头。蓝亚舟说：“那你少喝点，别惹事。”

周子立大咧咧地说：“没事，交警支队、大队从头到脚一个不漏我全认识。”

蓝亚舟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地说：“我不是担心你的车你的牌，我担心的是你的小命。”

周子立没来由地说：“死之前能和你一起喝个痛快，死了也值。”

蓝亚舟微微一震，不再说话。酒、菜很快就端上来了，周子立要了两个酒杯，自己面前的杯子斟的是“剑南春”，蓝亚舟面前的杯子里斟的是矿泉水。看起来两个人仿佛喝的是同一种酒。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干了第一杯。周子立嘿嘿一笑，因为他们彼此都感觉到那短暂的对视中包含着某种心照不宣的意思。

窗外的夕阳更低了，街面和梧桐树完全落入到阴影之中，只在建筑与建筑的间隙里透出灿烂的金黄。

“‘九·二一’那个案子有眉目了么？”周子立瓶中的酒大约已经下去了三分之一，蓝亚舟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什么眉目？”周子立漫不经心地说道：“那纯粹是个无头案，警方列出的嫌疑人足有上千，一个一个排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况且，”周子立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作案人还不一定就在排查对象当中哩。”

“听你说他们想从枪这条线上查？”蓝亚舟一副十分好奇的样子。周子立点了点头，解释道：“中国的枪支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每支枪都有枪号，对应每个枪号的枪支档案中注明了这支枪



的射击特征,包括枪的弹道、痕迹等等,而弹道和痕迹完全可以通过尸检得到。我的意思是说,弹道和痕迹就像是一个人的指纹,每支枪各有不同,通过弹道和痕迹就可以查到枪号,查到枪号后就可以知道作案的枪支属于哪个地区哪个部门,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周子立在说话的间隙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蓝亚舟稳稳地将他的酒杯斟满。

“九·二一”杀人抢劫案发生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虽然目前传媒尚未公开披露此案,但由于事后现场目击者太多,很快就在市民中间传得沸沸扬扬。据周子立介绍,九月二十一日,省政府某要人的公子带三个男子开一辆“蓝鸟”轿车连夜出城,估计是想赶往距吴城三百余公里的以太市。凌晨三时许,车行至吴以公路一百七十三公里处,刚刚钻出一个汽车隧道,惨案便发生了。车上四个男子全部被枪杀后,作案者将轿车推入公路右侧的清水江中。次日清晨,路人发现了江中的汽车,以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告了交警,离发案现场最近的交警大队一小时后赶到现场,又花了近一个小时才接近倾翻在江中的汽车,无意中交警发现车中四具尸体均为枪杀。火速请求刑警支援,等到刑警赶到现场,已是次日中午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作案人有八个小时的时间用于从容逃亡。

在民间的传说中,那帮杀手显然不止一个,而且十分内行老道,四个男子几乎都是一枪致命,然后一一在致命处补枪,绝对不留活口。枪是军用枪,而且不止一支。据说,杀人动机是劫财,有人说杀手抢走了四个密码箱,箱子里有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现金和金银财宝高档物品。案发后不久,《吴城日报》政法部首席记者周子立默认了这种说法,而且暗示蓝亚舟注意那位省府要人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蓝亚舟再次和周子立谈起这件轰动全省的大案,似乎一点都没让周子立感到惊奇。好奇是每个人的天性,更何况“九·二一”大案与民众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密切相关,民众谈论这一大案的兴趣一直持续了半年多,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从枪的来源上查这个案子,我看本身就有些站不住脚。”蓝亚舟慢吞吞地说。

周子立从酒杯上抬起眼睛来,盯着蓝亚舟的眼睛。蓝亚舟喝了一口矿泉水,说:“既然像你说的那样,作案人都是内行高手,没准就是公安局内部的人,至少是熟悉公安办案程序和方式的人,那么他们肯定知道事发后公安一定会查枪,所以,”蓝亚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作案用的枪支或许根本就没有档案。”

周子立明白了蓝亚舟的意思,似乎想考考蓝亚舟,问道:“那你说枪从何来?”

蓝亚舟微微一笑,说:“也许是走私过来的黑枪。”周子立敏锐地注意到蓝亚舟强调了“走私”两个字,他的脸色变了一下,不过酒意恰到好处地将他的表情变化掩饰住了。

“也许吧!”他显得有些懒洋洋地说。

“人们传说,被劫走的密码箱里装的全是老头子得来的不义之财,有关部门已经注意上了老头子,老头子想要转移证据。”蓝亚舟又喝了一口矿泉水,显得兴致勃勃地继续问道。周子立低头喝酒,似乎不愿和蓝亚舟继续讨论这个案子。

“这个城市最近一两年仿佛出现了一个幽灵,专门和腐败的官员过不去。”蓝亚舟又说。

“是啊,”周子立叹了口气:“市局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查近期发生的以官员及其家属为对象的犯罪活动。他们内部干脆就把这个小组叫做重案组,组长是市局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欧阳默。”